

中國新石器時代

尹達

卷之三

中
國
新
文
學
史

0588

西安研究室藏

中國新石器時代

尹達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8年11月

中國新石器時代

尹 達 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133·850×1168 $\frac{1}{32}$ 1/32·5 $\frac{1}{8}$ 印張·11插頁·101,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6,500 定價：(7)1.00元

目次

中國新石器時代……………	一一八
一 中國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見及其分期問題……………	一
二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發展程序……………	三
(一) 以漁獵爲基礎的氏族制的社會……………	三
(二) 以農業爲基礎的氏族制的社會……………	三
三 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一些問題……………	六
(一) 關於昂昂溪與仰韶文化的絕對年代問題……………	六
(二) 關於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絕對年代的問題……………	六
(三) 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址問題……………	六
(四) 關於長城以北的考古工作……………	六
(五) 關於西南、東南的考古工作及其他……………	六

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 八三—二九

——論安特生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問題中的錯誤

一 中國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發掘…………… 八四

二 對於龍山與仰韶兩種文化的認識…………… 八九

三 安特生所謂「仰韶文化」的分析…………… 九六

四 仰韶村遺址堆積的新估計…………… 一〇八

五 關於齊家坪遺址…………… 一一一

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問題…………… 一三一—一四二

——關於安特生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理論的分析

一 引言…………… 一二三

二 安特生的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問題的基本論點…………… 一二四

三 從不召寨和仰韶村遺址的再分析說到安特生分期的基本論點…………… 一二六

四 關於齊家坪遺址及其他…………… 一三九

關於赤峯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一四三—一四六

論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工作…………… 一四七—一五三

後記…………… 一五五

圖版及插圖目次

中國新石器時代

圖版一：昂昂溪的石器、骨器和陶器（附說明）	二四—二五間
圖版二：龍山文化的陶器（附說明）	五八—五九間
圖版三：延安的石器和陶器（附說明）	八二—八三間
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	
插圖一：後岡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的層位關係圖（附說明）	九二—九三間
插圖二：龍山式陶器復原圖	九六—九七間
圖版一：中國新石器時代遺址分佈圖	二〇—二二間
圖版二：龍山式陶器	二〇—二二間
圖版三：不召寨的陶器	二〇—二二間
圖版四：仰韶村的龍山式陶器	二〇—二二間
關於赤峯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圖版一：赤峯紅山後的陶器	一四四—一四五間

論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工作

圖版一：甘肅的彩色陶器	一五四—一五五間
圖版二：山東日照兩城鎮的龍山式陶器	一五四—一五五間
圖版三：山東日照兩城鎮的龍山式陶器	一五四—一五五間
圖版四：中國東南的印紋陶器	一五四—一五五間

中國新石器時代

一 中國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見及其分期問題

中國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見和發掘，已經有近二十年了。這多年裏的調查和發掘所得的遺址，已有了相當多的數目。爲了敘述的方便，且就地區的不同大體分別爲二：

長城以北的區域 日人鳥居龍藏 (Rinzo Torii) 最先在我國東北地區作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調查工作。他在遼寧吉林兩省調查多年，於一九一五年發表了一篇關於東北地區南部新石器時代的論文 (Population Prehistorique de la Manchurie Meridionale.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 vol. XXXVI, art 8, 1915)。他雖然發見了許多遺址，收集了不少的標本：陶片、石器及骨器，且作了不少的結論；但是他的工作幾乎全是地面上的調查，因之其結論並沒有十分強固的基礎。

鳥居龍藏以後，日本人在東北地區作考古工作的逐漸增加了；但，他們大部分力量是用在遼東

半島。他們在貔子窩曾作過發掘並印出了報告。

在日本人還沒有發見貔子窩之前，安特生已在沙鍋屯（當時的奉天錦西縣）作過發掘工作了；在那裏發見了不少的帶彩陶器。

以上是松花江以南的情形。

松花江以北的區域裏，在黑龍江境內，考古工作的成績很少。一九二八年俄人梯托夫（Tichoff）等在呼倫（即海拉爾）西南的沙岡上的工作要算是比較有組織的採掘了。梁思永先生在昂昂溪作過一次較有系統的科學的發掘；這可以說是黑龍江境內考古工作最有成績的一次了。

烏居龍藏到熱河去作人種學的調查工作，同時他在考古學方面也搜集了不少資料。在他發表東蒙的原始居民（Population primitive de la Mongolie Orientale.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XXXVI Art. 40, 1914）的十年以後，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和桑志華（Emile Licent）在作地質調查時又發見了不少的遺址。

梁思永先生在熱河境內也曾作過調查。

德日進和桑志華在綏遠發見了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並發見了舊石器時代的遺存。

大約是一九三四年，日本的考古學人尾隨於其法西斯強盜之後，在熱河曾作過一次考古發掘工作，其報告到現在還沒有見到，據說就有彩色陶器發見。

美國人納爾孫 (Nelson, N. C.) 從張家口到阿爾泰山，沿途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院亞洲調查隊的路線上發見了數十處文化遺址。他根據挖掘的結果和地面的觀察，將這些遺址所代表的文化編成由舊石器經過中石器新石器、銅器到蒙古時代聯貫的幾期。(Nelson, N. C. and Berkey, C. P.: *Geology and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Gobic desert. American Museum Novitates No. 222*). 但是他因為追隨於大隊之後，沒有系統的發掘的可能，所以他的分期只有相對的價值。

這一地帶的考古工作，大都沒有作過系統的發掘工作，而只限於地面的調查。雖說也得到了不少材料，但到現在還沒有更科學的基礎去作系統而全面的研究。日人水野清一等曾企圖作一扼要的描寫，但是因為其基礎不够鞏固，所以結論不過只是一種假設而已（內蒙古長城地帶和滿蒙新石器時代要論）。這地域內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問題，在現在還沒有得到堅強的可靠的基礎，我們未便妄加推論。

在這些材料中，比較可靠的是梁思永先生發掘之昂昂溪遺址，和長城以南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比較，它有以下的幾個特徵：細石器較多，磨製石器較少；陶器製法較原始，形狀簡單，數量亦不多。從社會發展的程序上看，大體上較仰韶文化更爲原始些。

長城以南的區域 這裏包括着廣大的華北地區，兼亦涉及華中或華南。到目前爲止，發見新石器時代遺址最多的地方在華北一帶，其中有不少的遺址是發掘過的，因之，其中有不少的問題要作

新的估計。下面以分期問題爲主，兼及重要遺址的發見經過。

瑞典人安特生 (J. G. Andersson)，最先在華北一帶作考古發掘工作，且得到了不少資料，還出了不少報告和論著，但是，由於其思想方法上的和資料上的限制，使他在分析材料的工作中就發生了相當的錯誤。

安特生最初的工作是在河南滎池縣的仰韶村。在那裏他作過相當的發掘工作，找到了不少的遺物和遺跡。他根據一部分材料，曾寫成中華遠古之文化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地質彙報，第五號)一文。從此他對於中國新石器時代便樹立了一個基本的觀念——即「單色陶器」早於「彩色陶器」的原則。

他後來在甘肅等地作調查工作，發見了不少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他以仰韶村的材料作基礎，根據單色陶器早於彩色陶器的原則，去分析他在甘肅所得的許多新材料。於是將甘肅的許多遺址分爲以下六期：

「新石器時代末期與新石器時代及銅器時代之過渡期：

齊家期，

仰韶期，

馬廠期。

紫銅器時代及青銅器時代之初期：

辛店期，

寺窪期，

沙井期。】^①

「安特生在他的“Der Weg über die Steppe” (Bulletin No. 1, Ostsibiriska Samlingarna p 153) 一文裏，因為甘肅沙井期的遺存裏會出現斯西安式 (Scythian)的銅器，將沙井期的時代推晚了一千餘年。」^②

巴爾姆格倫在其半山及馬廠隨葬陶器一書的前面列有一個甘肅古代文化的簡表，就中不同於甘肅古記的，只是將沙井期認為是鐵器時代的早期而已，時期的劃分並沒有什麼變更。巴爾姆格倫是安特生的學生，這冊書當然是經過安特生看過的，這分期辦法自然可以代表安特生的意見。安特生在這冊書的序文中曾說：

「這些陶器的時代問題，以及那些花樣的意義，我將在一種比較的研究中來討論；我打算拿比較研究作為關於甘肅所發見的史前遺物的最後一卷。同時，請注意，在我底著作黃土底兒

①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地質專報甲種第五號），第一九——二〇頁。

② 梁思永：小屯龍山與仰韶，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第五六三頁。

女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裏面，對於我們現在關於這些問題已有的知識，我已經作了一種通俗的敘述。」

他的黃土底兒女一書已經是出版了，在那裏他還是和過去的意見沒有什麼更大的不同，由此可知，他對於分期問題的基本觀點並沒有變更，至多也不過是某期早些或晚些的變動而已。

一九三七年夏他重來中國，在南京地質調查所講演時，還是過去的說法，並沒有新的見解。

他所憑藉的劃分期時期的基本材料，就是河南和甘肅的一些遺址；這許多遺址除仰韶村及其他個別遺址經過了相當的發掘之外，其他遺址不過只是經過地面調查而已。僅憑地面上的材料和簡單的探掘，就不可能確定文化遺存在地下的縱的或橫的分佈的真相。因為他的根據不十分鞏固，其結論自然會有搖擺不定的危險。

近些年來，中國考古學者發見了不少新的材料。從而也發見安特生所發掘的仰韶村遺址的本身還存在着不少問題，他對於遺物的分析也有不够妥當的地方。因此，重新分析仰韶村遺址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茲先敘述幾年來考古學上所提供的新的材料和從此所導引出來的新的問題。

一九三一年春，梁思永先生在河南安陽的後岡發見了新石器時代遺址，這對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有着很重要的貢獻。梁思永先生在其後岡發掘小記中說：

「上層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即小屯文化）的遺物；中層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即龍山文化）的遺物；下層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的遺物。每層所包含的遺物裏，不但有他所代表的文化的普遍器物，並且有那文化的特殊製品。如果把地層上下的次序依考古學的基本原則『翻譯』成時間的先後，我們就可以知道後岡上在白陶文化的久居住之前，黑陶文化的人會在那裏住過，在黑陶文化的人以前，又有彩陶文化的人在那裏住過，這簡單的事實是城子崖黑陶文化發見後中國考古學上極重要的一個發見。在這發見之前，我們只知道中國在石器時代，東部會有一種黑陶文化，而於這文化與其他文化的關係是一無所知的。在這發見之後，我們纔知道他的時代的地位，以及他與白陶文化和彩陶文化的關係。」^①

後岡發見之後，在安陽附近又發見了兩個和後岡堆積相似的遺址：一個是侯家莊西北的高井台，一個是同樂寨遺址。河南濬縣的大賚店和劉莊也發見了相似的遺址。這些事實很明確的告訴我們，在新石器時代，河南北部會有着兩種不同的文化遺存——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它們在時間先

① 梁思永：後岡發掘小記，載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第六一五頁。

後上也有着相當的差別。

一九三四年，在河南西部廣武的陳溝和青台，都發見了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分別堆積（從橫的分佈上看）的現象。益足以證明這兩種文化各有其獨具的特徵，而不是一種文化遺存。

根據這六、七年來的發見，我們明確的了解了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有不少的區別，決不能將兩者混爲一談。它們之間的最大區別是：仰韶文化遺存中的陶器多係紅色，表面多塗有彩色的紋飾；龍山文化遺存中的陶器多係黑色，表面光亮，且常有刻劃的紋飾。他如陶器的形狀和紋飾的作法都各有其不同的特徵。只要是經常摸弄它們，一看就可以分辨出來何者屬於仰韶文化，何者屬於龍山文化。這些，以後在詳細分析的時候，自然會給我們以更明確的答覆，這裏不再多費筆墨了。

經過這六、七年來的發掘工作，給我們提供不少新的史料；我們分析的結果，得到了不少新的基點和啓示去檢查安特生過去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工作。

我們十分懷疑在安特生所發掘的仰韶村遺址裏，包含着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兩種遺存；因爲他未能從遺址之縱的或橫的分佈上將這兩種不同的文化遺存的相互關係分析清楚，而竟將兩者混爲一談，總稱之爲一個時期的文化遺存，這正是他所以發生錯誤的基點。

事實是最頑強的證據：仰韶村遺址中的陶器正表現着兩種不同的特點，安特生看到了這不同的現象，未能仔細加以分析，將兩者的關係弄個明白，而只是簡單的分爲「單色」和「彩色」便

算了事。他所說的「單色」陶器，就我們所可能知道的說，大部分都是龍山文化遺存。梁思永先生說：

「龍山極普通的籃紋方格紋陶片常出見於仰韶；^①龍山主要的光面黑色和灰色陶片也屢見仰韶。^②仰韶有幾種陶器的形制完全屬於龍山陶器形制的系統。^③」^④

從這裏我們知道仰韶村不僅具有彩色陶器，且亦具有龍山式的陶器。

離仰韶村不遠的不召寨遺址中只有「單色陶器」，不見「彩色陶器」，這是安特生發見的一個遺址。阿爾納（T. J. Arne）說：

「……不召寨之遺墟：

「此處得陶器六件，均無色彩。詳中華遠古之文化附圖第七版第六、七兩圖；第一五版第一、六兩圖及第一七版第一圖。」^⑤

① 見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地質叢報第五號），第一五版，第一、七圖；第一六版，第一、八圖；第一七版，第一圖。

② 見同上書，第七版，第三、四圖；第一五版，第二圖；第一六版，第四圖。

③ 見同上書，第七版，第四、六圖；第一五版，第七圖；第一六版，第二、四圖。

④ 梁思永：小屯龍山與仰韶，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第五六〇頁。

⑤ 阿爾納：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第七頁。